

让我 走向你掌心

半个海洋◆著

你的笑靥、你的眼泪，正在涨满了我的胸膛，填充了我的喜悦。
虽说这一切始料未及，但我无比庆幸，最终你能……
不，我能降落在你的怀里。



elegantstory 01

让我 走向你掌心

半个海洋◆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台湾雅书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16 - 2003 - 1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让我走向你掌心/半个海洋著, —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 - 80641 - 714 - 1

I. 让… II. 半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3571 号

出版: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 - 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制作: 河南出版对外贸易公司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: 郑州市黄河彩印厂
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张: 5.25

字数: 93 千字

版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 - 80641 - 714 - 1 / I · 093 定价: 13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作者序

半个海洋

我一直在想，写序，到底该写些什么、该说些什么。最后我决定，对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来个简单的介绍。

开始动笔写《让我走向你掌心》，其实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，虽然它在故事连板出现的时间不长，三十几回于几天之内上传，但我写了蛮长一段时间。

我不喜欢在很多东西未完成的时候就发表，万一有地方需要再稍稍修正，那事小，如果必须整段删除，那就会影响



到故事以后的情节发展。

《让我走向你掌心》我修了两个多月，在写作过程中，曾有一度写了两千多字，自己不满意而把整段反白，狠下心按了删除键。

这是我对自己的作品负责，希望自己不是随意乱写，更不希望读者看了只是摇头。

创作期间，心情曾随着故事的节奏而有所起伏。并不是这篇小说的节奏缓慢、色调灰暗，而是我常常陷入一些人物的情绪之中难以自拔。

某种程度上描写自己吗？我不知道，或许。

有人问过我，我写的故事是真的吗？我笑而不答。

也有人寄信给我，说这小说看起来的感觉很真实，因而猜想可能是我的亲身经历。我回信的同时，在电脑桌前笑着。

写小说，靠的是生活经验的累积，而非整天只在电脑前敲敲打打。感受生命的跃动，一切才能如此逼真吧！

接触网络小说已快两年，我自认为自己很幸运，能够有时间、力气花在这上面，才有今天小小的成果，让读者们来信都不嫌弃我。

最先要感谢的是带我走进这领域的一位学长——小鸭，还有在我背后默默替我加油打气的同学们。

当然，对于那些在网络世界里我们不曾碰面，但

通过信件的传递而有过交流的读者朋友们，我要献上由衷的谢意，谢谢你们给予我那么多的鼓励和支持。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会更努力地走下去，用心创作每一部小说。

我深信，信里的每一字句，都是让我努力向前的动力，也是种压力。

背负着这种无形的压力，我很高兴，也很自豪有你们这群支持、鼓励我的人。

Halfocean

2003/4/23 于台北



01

曾经，我怀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答应跟郁慧在一起。是同情，怕她被拒绝后难过？还是我真的喜欢她？现在，当我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时，那种强烈的质疑感更是在心头乱窜。

时间，早上的十点零二分，窗外的静谧在城市中是难以体验到的，尤其是台北市，一个只剩下忙乱、拥塞、狭隘空间的城



市。我想，连安静这东西也得从各幢大楼间仅剩的压缩空间中串出来喘息，然后才能到达我病房的窗前吧！

望着窗外，想必我的表情是处在痛苦的扭曲中。脚部的疼痛，在麻醉药的效力退去后变本加厉，仿佛把脚锯断的痛还抵不上这些的百分之一。这种神经的跳动，一阵又一阵地侵蚀着我的忍耐极限，从凌晨起。

“难道不能打止痛针？”清晨五点多时，我咬着牙问护士。

“不行，医生有交代了。”护士摇摇头，她的眼神中也是百般无奈，“你就忍耐点，毕竟打太多止痛针对身体也不好啊！”

有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些学医的是在坚持什么，难道减轻一下病患的痛苦有那么为难？

当然，止痛针打了后，短暂的解脱是种救赎，但是，当药力又一点一滴地消退，瞬间建立起来的天堂就像是一块耐不住高温的塑胶，缓慢地转变成一堆黏稠、恶心、滚烫的液体，滴落在原有的伤口上，那就叫做地狱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，身处在每分每秒都是苦痛的人们，谁不渴望天堂？就算是一秒钟也让人甘愿吧！

“蔡先生，你有朋友来探病喔！”十点半，护士敲了敲门，然后打开门探头进来。不过，叫我“蔡先

生”未免也太老气了吧！头朝门口看了看后，我又转向窗外，因为我不想理会那个来探病的人，就这么简单。

“圣耀，你怎么会受伤？怎么没打电话跟我说？”房门轻轻地关了起来，伴随着信豪带点歉疚的声音。

继续看着窗外，我才发觉医院下方马路上的行道树还挺整齐的咧！而且车辆在红绿灯的指挥下，井然有序地排在十字路口。嗯，其实台北的交通还不赖嘛，没有真实体验中的混乱。

“圣耀，如果你……还喜欢郁慧，我把她还给你。”信豪绕过病床走到我面前，挡住了我面前宽阔的视野。

我嫌恶地看了信豪一眼，把头偏向一旁，冷漠地说：“能还的话，你早就该还，而不是等我发现所有的事情后才要还。女朋友能还？哼，那已经逝去的感情能像还债一样还给我吗？”我想，我是真的喜欢郁慧，否则昨晚的一切就不会如同电影情节一般，历历在目。

“昨晚，我……我和郁慧……”信豪跟郁慧昨晚究竟怎样？他说不出口，表示他自认理亏。

“怎样？昨晚怎样？”我漠然地看着信豪，“昨晚和郁慧出去约会，那种背叛好哥儿们的行为，很爽吧？”

“圣耀，我是真的喜欢郁慧。”信豪似乎被我的



话激怒，说话的语气开始变得强硬，“如果你只是因为怕拒绝她对你的表白而跟她交往，那请你放手，行不行？那样你不快乐，郁慧更不快乐！你的冷淡对她而言就是种伤害！”

“既然这样，你刚刚说的话算什么？把她还给我？你在说梦话啊？”信豪的话确实很矛盾。难道，他是想友情与爱情兼顾，所以才这么说？但是，当爱情的地位超过友情时，他却又义无反顾地舍弃友情。

“圣耀，我……不想跟你吵，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友情不要因为这样就破裂。从高中到现在，我们没有这样翻脸吧？”信豪在病床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“如果，你还真的爱郁慧，我二话不说，让你。如果你不爱，那……请你就此放手，可以吗？”

“哼，不要自以为讲得头头是道，好像一副很清高的样子！背叛就是错，没什么好说的！就算我不爱她，你这样做就是让我很不爽！”

昨晚，毫无预警地在校园里看见信豪和郁慧，两个人没有牵手，只是靠得很近地一起散步。就当时的情况而言，一般人都会生气吧？看着自己的女朋友跟着自己的好朋友那么亲密，谁不气？

“我解释过了，是我约她出来的，我只是想问问她对我的……想法，其他的什么也没做啊！”昨晚信豪说过的话，现在又说了一次。

“妈的，如果你还敢做什么，今天被车撞的就是

你!”昨晚已经对这种理由发过一次脾气，还因为太过气愤没注意到右方的来车，现在才会躺在医院里。信豪拿同一套说辞希望我原谅他，世界上有那么简单的事情？

“你昨晚车祸？那你……为什么没跟我说？还要班代跑来跟我说你住院？”信豪其实还蛮重视我的，只是我在气头上根本不吃他那套所谓的友谊。

“你是谁啊？我被车撞了还要跟你报告啊？跟班代讲是要他帮我请假，你是班代吗？”这时候的我说话好无情，根本不给信豪留任何情面。

信豪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这就叫做“找不到台阶下”吧！“既然你……不想让我来看你，那我回学校了，本来还有课的……”

“哼！别以为你翘个课来看我，我就会大发慈悲原谅你！我不是圣人，我的心肠没那么好，也没有那种宽宏大量的精神！”我用我的话，把信豪轰出了病房。

信豪走出房门的那一瞬间，他的身影覆盖着一种颜色，不是他衣服的酒红色，而是一种深沉的暗灰色，那代表着绝对的失望吧！我不知道我的话究竟伤了他多深，因为从高中认识的那天起，我们没有过争执，没有对彼此说过重话。

我和信豪在高中时有多要好？这很难形容，但是我们曾被同学问过：“你们是不是同性恋啊？怎么整



天黏在一起？”我想，这个问题足够表明我和信豪的友情吧！

信豪离开后，病房里面紧张的对峙瞬间松弛下来，转头想再去看窗外，却发现椅子上放着一封信，淡蓝色的封套让人看了很舒畅，丝毫没有沉重的压迫感。这是否也是造物者让天空呈现淡蓝色的缘故？否则生活在地面上的几十亿人每天都要担心天空会掉下来啰！

我坐起身，努力地伸长手臂想够到那封信，但是却办不到。当我的上半身倾斜超过四十五度时，只听到房间里回荡起一声沉闷的巨响，然后护士急急忙忙地跑进来。我从床上摔了下来，而受伤脚却还是悬在床铺上方的吊带上。这一跤，跌得我背脊隐隐发疼，背部直接撞在地面上。这是不是惩罚我刚刚对信豪说的那些话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“蔡先生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要拿东西可以请我们护士帮你啊！”两个护士七手八脚地把我扶回床上，然后不断地叮嘱我以后记得叫她们，并检查我的背是否有受伤。

折腾了将近十分钟，那封淡蓝色的信总算到了我手上。没有急着拆开信封，我闻着由手中散发出来的淡淡百合花香。如果说这种香味是麻醉剂也不为过，因为我的确暂时忘掉了身上的一些疼痛。

圣耀：

听到你住院，很替你担心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
我想，我不会去看你。

我们之间的情分，永远都停留在同学吧！就算我跟你讲明了我喜欢你，你的一句：“好啊，我们在一起。”曾让我感到莫名欢喜，现在想想，你当时说话的语气，似乎很随便，根本没有仔细思考过。

或许，你对我只是同情，根本不喜欢我，对我没有爱情，对吧？

这封信拜托信豪拿给你，也是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决定和信豪在一起了。昨晚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听着你用激动的言词不断地数落信豪的不是，然后看你气愤地转头离开。

这就当做是你我之间的结束吧！这样火爆的场面，我想会比你最后来跟我提分手好得多，我也比较能接受。

人有些时候也不要太勉强自己，看你演戏演得那么痛苦，我心里很难受，也为你感到不舍，白白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能够打动你心的绝对不是我，所以我重新选择了能对我好的人，希望你不要责怪信豪，他跟你吵架之后整个人都闷闷的，一点也不像平常的他。

写了这么一小段字，心里真的有很多的感触，但是，能告诉你的就只有那么多，因为，你让我感觉到



的……就仅止于这些而已。

最后，祝你早日康复，早点回学校上课。

郁慧

这封信，信豪应该也没看过吧？不然，他也不会说些要把郁慧还给我的话，然后想尽办法拉回已经走远的友谊。

我，只是被车撞了一下，脚受了伤，但手上的信就像是医生开出来的死亡证明，让我的躯体发愣，而灵魂已不知去向。

“啊——”把信揉成一团，我在高声呐喊中把它砸向洁净的窗户，经过小小的碰撞，掉在信豪刚刚坐过的椅子上，就好像是郁慧的心，也早已投向信豪的怀抱。

房门，在一切的东西静止后被打开，护士又是一脸惊吓过度的模样跑了进来。“蔡先生，请问你是哪里不舒服？这里是医院，请不要大声喧哗打扰其他病人，有事情按床边的服务铃就可以了。”

“我没事！不要来烦我！”我把棉被拉了起来，把自己封闭在一个黑色的空间中，哭泣。

我想，我是真的喜欢郁慧了，真的。

从信豪口中以及郁慧信中所提及的同情，到现在自己会躲在被子里痛哭，这种转变，是爱情已经产生

而狠狠地被撕裂的痛吧！

出院后，在宿舍里又休息了一天，才拖着蹒跚的步伐到学校。当脚步拉扯着并未完全痊愈的伤口，些微的疼痛隐隐约约在神经线路里传递，让我不得不放慢速度，在上课钟响前五分钟才到教室。

陷入蜘蛛网中的昆虫，在试图挣扎后依然脱不了身，只好死心等待着被享用，这算不算丧失了尊严？抑或，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生存的念头，这才算是毫无尊严可言？

现在我脑中的思绪，就像蜘蛛网般的强韧，让我难以挣脱，没有任何信念让我有力气去挣脱。我想，我应该是那种早就放弃生存的昆虫，死亡只是蜘蛛回来的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，所以，尊严只是安慰自己要死的有价值点的借口。

让我无法脱身的蜘蛛网，从接到郁慧的信那天开始逐渐成形，到现在已经密密麻麻盘绕在我的脑中，捆绑着我所想的一切，让我的思考局限在一条死巷子里。织网的蜘蛛，该说是郁慧，还是信豪？

回到学校上课，对我而言就是面对死亡，这是必然的结果，所以我也用不着挣扎，只需想个好一点的借口来让自己从见到信豪和郁慧的窘境中解脱。

“咦，圣耀，你回来上课啦？”狗狗看到我，笑着跑过来。狗狗是个女生，长得很可爱，像只迷你狗似的，所以大家都这么叫她。



“嗯，命不好，脚还在痛就得来上课。”边说着，我边把背包丢在桌上，手扶着桌角慢慢地坐下来。

“唉，小心点啊！”狗狗边帮着我拉好椅子，边说着，“你伤还没好，为什么不在医院多待几天？不然你伤口又怎样的话没有专业护士可以处理啊！”

“再继续待下去，脚不痛换成背痛啦！整天躺在病床上不是开玩笑的耶！不但无聊，又容易全身酸痛，倒不如能走了就回学校上课。”

跟狗狗讲话的同时，信豪和郁慧一前一后出现在教室的前门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应该理直气壮才对啊！怎么反倒会对见到他们有恐惧感？如果是卑微的自尊心作祟，那真的就免了吧！

“哈啰，狗狗！”信豪是没有看到我，还是假装没见到？为什么他可以神态自若地跟狗狗打招呼？

“信豪、郁慧，圣耀他回来上课啰！”啧，这狗狗实在很不会观察人的行为！我都已经快要把头低到跟桌子接吻了，她竟然还大声嚷嚷，难道是要我难堪？

如果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让自己无法抵抗，那是不是就该远远地逃开？我的答案是，YES！拿起了背包，也不管脚是不是会非常疼痛，我从后门跑出教室，头也不回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奔跑的途中，另一种名叫低贱的自我贬低意识竟出现在脑海中，陪我一路跑到校门口。

我没有去看，是根本没有勇气去看信豪和郁慧脸上的表情。他们见到我后，脸上出现的是同情？鄙夷？还是漠不关心，连最底限的瞧不起都没有？

“呼——呼——”不能抑制自己急速地喘息着，我蹲在路旁的脚踏车停放格，努力想让自己的身体平静下来，这时才感觉到，左脚脚底板与凉鞋之间有着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黏稠。低头一看，小腿上薄薄的纱布早已阻止不了血液好动的性格，染红了一片，并让它们顺着小腿流到凉鞋上。

原来，在流血的当时，痛是可以被减轻的。难怪在我被送进医院的途中，听得到救护车发出的警讯声，听得到医护人员因紧张而沉重急促的喘息，就是听不见我脑中因为痛而发出的拼命呐喊。或许，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！任何生命体都不想因为过度的疼痛而丧失存活的动力啊！

“铃——”裤袋里的手机丝毫不能体会我彷徨不知所措的心情，冷酷地响了起来，还加上一阵又一阵的轻微震动。难道它不知道，它的主人看到血液慢慢地凝固在脚底，有种极度恐惧的情绪就要爆发？

或许狗狗说得对，我不该太早出院，因为我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，更不知道要如何从惊吓中回过神来，然后冷静地处理伤口。虽然医院里的护士有时喜欢小题大作、大惊小怪，但至少能让我安心。

“喂？”往地上一坐，我把两脚伸直，接了电话。